

# 飞鸽,愿你越飞越高!

朱志刚

新年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每天人流如织,由国家工信部等主办的“筑基强国路——中国制造‘十四五’成就展”正在这里举办。“飞鸽”作为传统制造业创新转型与技术突破的企业代表,携运动智能感知与健康管理系统、儿童数智平衡车等三件展品入选参展。要知道这个全国范围的“中国制造”高水平展会,展品总数不过300多件,且相当一部分是长征火箭、C919飞机、磁悬浮列车等“大国重器”。我们骄傲地看到,“飞鸽”这个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,在历经万千风雨后已是凤凰涅槃,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,在岁月和市场的长空划出一道隽永而有力的弧线。

漫步在刚刚开街的飞鸽骑行文创街区,依然能嗅到天津工业史深处那股金属与橡胶交融的独特味道,那味道里包裹着天津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,也融进了一代代工人创新竞进的匠心。1950年4月,天津自行车厂的霍宝庭、李宝善,连同二十余名工人组成国产自行车试制组,在破旧的厂房里开启了攻坚之路。没有图纸,就拆解进口自行车逐件测绘;缺少钢材,就回收废旧铁桶重新锻打;找不到合适的橡胶,就反复试验天然橡胶与硫黄的配比。历经三个多月的不眠不休,10辆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终于组装完成。为验证品质,工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“极限测试”:每辆车负重两百斤麻袋,从天津市区出发,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往返塘沽。六十公里的路程,车身轻盈稳当,链条运转顺滑。那时,恰逢世界和平运动兴起,这款象征着坚固、轻快与和平向往的自行车,经全厂职工投票,正式命名为“飞鸽”,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车民族品牌在海河之

畔诞生,这就是“中国第一车”。

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,飞鸽自行车迅速受到国人的青睐。它与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并称为“三转一响”,是一个家庭富足的象征,更是姑娘出嫁时最体面的陪嫁。

1987年,天津自行车厂创造了日产万辆的轻工奇迹,年产量飙升至367万辆,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2.13亿元,成为天津的支柱产业。上下班高峰时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中,半数以上都是“飞鸽”牌,丁零的车铃声交织成“自行车王国”最动听的乐章,清脆而悠扬。

富有挑战基因的“飞鸽”,很早就翱翔于更高更远的天空。1989年2月25日,北京钓鱼台国宾馆,两辆量身定制的飞鸽自行车作为“国礼”,赠予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夫妇。这两辆自行车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轻量化车架,车身喷涂着象征和平的鸽羽白。“飞鸽”品牌从那时开始声名远扬。此后数十年,“飞鸽”作为“国礼”,先后赠送给22位国家元首及国际友人。时至今日,“飞鸽”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“国礼”。“飞鸽”以两轮为桥,传递着中国的和平愿景与制造实力。到上世纪90年代,“飞鸽”自行车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,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,那只展翅的鸽子依然认得出故乡的方向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国内经济发展活力显现,民营企业异军突起,外资品牌纷纷涌入。而那时的“飞鸽”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,生产模式老旧,产品款式单一,更新换代缓慢,市场份额急剧萎缩。1997年,人们欣喜地看到,这只在市场经济中受伤的“飞鸽”积极利用国家政策,强身壮骨,积蓄力量,

等待再次振翅高飞。“飞鸽”创新发展的根脉从未断裂,正如天津人骨子里的坚韧与不服输。

当消费需求从性价比转向质价比,当情感认同成为消费新导向,“飞鸽”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变化,与天津大学、市体育局联手打造“心一体一医一工”创新生态,让传统自行车蜕变为集健康监测、智能互联于一体的生活终端。2015年,世界首款量产智能自行车在“飞鸽”下线,车身搭载的传感器能实时监测骑行速度、里程、心率,通过蓝牙连接手机App,生成专属健身报告。内置的GPS定位系统,让车辆防盗更有保障。在2025年天津马拉松赛场,“飞鸽”设立的汗液监测服务点前人头攒动,1500份智能监测贴能实时分析跑者的电解质含量和脱水风险,通过App推送补水建议。“解锁汗水密码”的打卡墙前,年轻人纷纷与飞鸽智能车合影,老字号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百万级曝光。

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,“飞鸽”近八十年征程,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生动缩影。从手工作坊到智能工厂,从代步工具到健康终端,从国内名牌到国际标杆,“飞鸽”的每一次振翅高飞,都踩着时代的节拍;每一次攀升,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。

现在的“飞鸽”,既有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,又有“智能体育典型案例”的科技锋芒。那些镶嵌在车架上的岁月痕迹,那些融入齿轮里的工匠精神,那些闪耀在智能系统中的创新光芒,共同打造了“飞鸽”永远向上的品牌,也与千千万万个企业一起,挺起了天津这座城市坚韧不拔的脊梁。

站在海河之岸,远处高楼楼体的大屏幕正在播放“一带一路”的视频。我们仿佛看到伴着悠扬的驼铃声,“飞鸽”这只从天津起飞,象征着和平、创新与坚韧的鸽子,正在向着百年品牌的目标展翅奋进。相信在未来的天空中,它必将迎着时代的春风,在绿色出行成为潮流的今天,飞得更高更远,续写天津智造、中国创造的崭新篇章。

## 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五

### 独坐幽篁里

谷羽

唐朝诗人王维深受俄罗斯汉学家喜爱与敬重。他的《竹里馆》短短四行二十个字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

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·阿列克谢耶夫(1881—1951)院士,把这首诗的题目译为《竹林安逸》:

独自坐在幽深无人的竹林里,弹拨琴弦/而随后久久地呼啸。/我在密林/任何人全都不晓得,只有夜空/一轮明月清辉相照。

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得意弟子尤里安·休茨基(1897—1938),则把标题译成了《隐居竹林》:

竹林里清静无人。我独自打坐逍遥,忽而会弹拨琴弦,忽而又放声吟啸。/我在这竹林当中,任何人都不知晓,我仰望空中明月,银辉闪闪当头照。

诗歌翻译家吉托维奇(1909—1966),跟他的汉学家朋友蒙泽勒(1900—1959)合作,也翻译了这首诗,题为《竹林居所》:

在这片竹林当中,夜晚我独自消磨,有时会同手弹琴,有时会吟诗唱歌。/这居所无人知晓,唯独那空中明月,照耀这茂密竹林,同时也照耀着我。

著名汉学家、《红楼梦》诗词和《西厢记》的译者列夫·緬希科夫(1825—2005),也翻译了这首诗,题为《竹林房舍》:

独自打坐/我在竹林中隐身。/伸手弹琴/伴随吟啸的声音。/我在竹林,这件事无人知道,明月升起,洒银辉把我笼罩。

诗人翻译家瓦列里·别列列申(1913—1992),曾侨居中国三十二年。他把这首诗的题目译为《孤独》:

我在竹林中弹琴,竹林回荡应和之音。竹林幽静不见人,唯明月光笼罩我身。

另一位翻译家马特维特耶夫(生卒年代不详)翻译这首诗,标题为《竹林凉亭》:

悠闲自在我坐在竹林,弹拨琴弦,琴音悠扬。/茂密竹林里不见人影,陪伴我的,只有月亮。

我的朋友、翻译家谢尔盖·托罗普采夫(1940—2025),用《竹林茅舍》做了译诗的标题:

我在竹林独享宁静,吟唱并且弹奏琴弦;竹林之中不见人影,只有明月把我陪伴。

纵览《竹里馆》的七个俄译本,我觉得每位译者都发自内心喜欢这首诗,尽力以格律诗译格律诗,可以说译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但是对照原作,有两点值得深思。第一点,原作标题《竹里馆》,该如何理解这个“馆”字?如果竹林中有凉亭房舍,人在其中,还能仰望月光吗?另一点,原作未用任何人称代词,基于此,译作中出现人称代词应该越少越好。

## 黄金衣

刘琪瑞

前两天,我在公园带孙游玩,遇到了三个像花仙子的小孩,都披着缀满银杏叶的衣服跑来跑去。

我摸出手机给他们拍照,那个大一些的小女孩摆出各种姿势。我问小女孩:“这么好看的银杏衣,是谁做的?”小女孩骄傲地说:“是婶婶!”又指着旁边的两个孩子,补充道:“喏,就是他俩的妈妈!”

小女孩告诉我:“俺婶子说,这是黄金衣,听着多吉利,看着也舒服!”

我发现不远处有位坐在轮椅上的农村妇女正抿嘴笑,她的笑脸被金黄的银杏叶映出一片明艳,是她用透明胶带将一片片银杏叶粘连起来,再经过巧手剪裁,才制作出这精美的黄金衣。

我想,这女子身体是残疾的,可她的心一定像金黄的银杏叶一般灿烂明丽,才能做出这么美的衣裳,在凛冽初冬给孩子带来一缕缕暖意,带来几多欢喜,也给我们带来一幕金碧辉煌的视觉冲击!

小女孩又跟我说:“俺婶子说,心里有美,有希望,才是真的美!”



## ●百草园 伤害

刘志永

言语的伤害往往是致命的。